



鮑羅丁



鮑羅丁

鮑羅丁

和

他的氮氣計和醛被人們遺忘，但是他的音樂却永遠縈繞在愛樂者的耳際。對安息在列寧格勒墓地的鮑羅丁（Alexander Porfirievich Borodin）來說，這是歷史給予他應有的定論。

鮑羅丁生於1834年10月31日，他的父親是Imeretia末代親王的後裔。Imeretia是古高加索王國最可愛的一個地區，東方民族在這個終年積雪的地方繁榮起來。Imeretia的親王都以他們是聖經裏大衛的後裔而自傲；在他們的文章中誇示他們的豎琴。他的母親是個有教養的美麗婦人。

鮑羅丁的人格——波爾卡舞曲和奏鳴曲之作者及在寢室兼實驗室裡的焰火製造者——在他年輕時就開始形成。十六歲時，他在聖彼德堡內外科學院註冊，成為Zini教授——一位有機化學先驅——的得意門生。六年後，他得到了MD學位。最初，他在一家軍醫院裡當醫生，又在海德堡和其他大學留了三年，隨後被聘為聖彼德堡醫學院的副教授，然後再到聖彼德堡軍事醫院任有機化學教授，迄其一生於此。

科學家的鮑羅丁

鮑羅丁認定自己是一位科學家，音樂是他的嗜好而已。他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：「對我而言，音樂是一種消遣、興趣，他只是偶而將我從身為科學家的繁重工作中解脫出來。我究竟被我的工作，我的科學，我的學院和我的學生們所收買了。」

鮑氏於1872和Rudnev教授以及一位女贊助人成立了Women's Medical College，這是世上最早的女子醫學院之一。

這位科學家發表了大約二十篇化學的重要論文

，包括有機氟化物和高級脂肪酸的研究工作。最著者有如：“Research on Fluoride of Benzole”和“Solidification of Aldehydes”。那時候的化學家們所常用來做有機化合物中的氮的定量的Uitrometer也是他所發明的。在1873年的主要發現則是aldol，一種B-hydroxybutyric aldehyde，經常被醫生們用作安眠藥（hypnotic）和鎮定劑（Sedative）。

鮑羅丁的風格

就各方面看來，鮑氏不像是一位科學家。夢想、敏感、懶散、無可救藥的亂七八糟，他可以說是生活在一種長期的混淆之中。他的房子，包括一間實驗室，被他的妻子所收集的許多的動物聚集成一個動物園。他的好朋友，五人樂團的音樂家之一——雷姆斯基塞柯夫寫道：

“他收養許多的小孩子，（沒有一個是他親生的）在他的房子裡，他撫養他們。他又收容許多窮困的或者精神失常的窮親戚。鮑羅丁照顧他們，送他們到醫院去，到醫院看望他們。他的妻子患有氣喘病，不能安睡；夜晚，又要照顧她。

溫和親切，喜愛歡樂；鮑羅丁樂於款待朋友，他慷慨的善意也使他得到令名。他的婚姻非常愉快，雖然他的妻子有時需在莫斯科留住一段時期，屋裡的氣候比聖彼德堡來得乾燥。他在一個化裝舞會中死去，他化裝成一個農夫；就在興緻勃勃的談笑間，他倒了下去。他的死亡診斷是這樣的：“心臟麻痺，可能由於高度病變的冠狀動脈的栓塞。”這是1887年，享年五十七。



雷姆斯基柯塞柯夫



莫索爾斯基

音樂家的鮑羅丁

鮑羅丁是他們一群自稱為Kutchka (Bunch 之意) 的五人樂團中的一位。其他四個是Mili Bala-kirev (巴拉紀瑞夫), Nicolai Rimsky-Korsakov (雷姆斯基考薩可夫), Modest Moussorgsky (莫索爾斯基) 和Cesar Cui。他們都是屬於國民樂派，他們認為音樂始終離不開民族音樂。同時代的音樂家柴可夫斯基將他們視為一個“平凡的折衷主義者”。而柴可夫斯基這樣說：“這位來自彼德堡的年輕作曲家很有天賦，但顯露着最可怖的傲慢和純為業餘者觀點的優越感。鮑羅丁雖擁有極高的才氣，然而命運引導他進入科學實驗室而不是生動的音樂生涯，這使得他毫無成就。”

鮑羅丁對他自己的音樂倒不很看重。他寫給一個朋友的信：“我病得如此厲害，我必需留在家裡，一些許重要的事情都做不了；我的頭快要炸裂，我的雙眼充滿淚水，我必需時時刻刻拿手巾來擦拭，這個時候我只能作曲而已……。”

他作許多曲，有的沒有完成。他的歌劇伊果王子，是他的作品中最為人熟知的一個。這是在他病發作時開始作的，拖拉了五年，雷姆斯基考塞柯夫常痛哭祈禱；他懇求鮑羅丁完成此一作品。鮑氏死後，雷氏和Glaznov 為他完成了未竟之部。

鮑羅丁的音樂

鮑氏的第一首重要作品是於1867年完成的“降E調第一號交響曲”，這也是五年的艱苦工作的結晶。“B大調第二號交響曲”開始寫作於1860年，直到1876年才發表。第三號交響曲未完成即逝世了

，由Glaznov 為他續成發表。其他作品為一首音詩，二首弦樂四重奏，以及二十首以上的抒情歌曲。

鮑氏的音樂命名是建立在“伊果王子”之上的。這是十二世紀一個俄國王子被韃靼可汗俘虜的故事。

鮑氏死後七十多年，他的音樂地位穩固了。和他的朋友雷姆斯基考塞柯夫一樣，他鼓舞了德布西去探古老音樂和古典音樂之外的音樂形式。“伊果王子”中的合唱舞曲（韃靼人舞曲）被改編成一幕的古典芭蕾舞。英國一位音樂學家Henry Hadow爵士寫道：

“沒有一位音樂家由於那麼纖小的一個作品而不朽的；然而鮑羅丁，事實上就是這樣的。”



曾有人嘗試以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鮑氏那種趨向音樂的衝突感。法人Ren'e-Pierre Lacombe的論文：他之所以潛意識地進行反叛音樂，是由於音樂伴有他母親的可愛的溫柔。而他確實地奮力強迫自己浸淫於科學的硬板板的訓練，對他這可說是代表父親的意象。佛洛以德的戀母弑父情結也成了粉飾這個故事的另一種色彩。

他的生活是一股恒動的漩渦。他被一連串慈善會、教學、指導學生、幫助親戚和朋友，照顧他體弱的妻子等種種活動纏住。但畢竟他寫下了些曲子。他的老師和終其生的朋友，Zinin 教授（另一個代表父親的意象）曾責罵他，不要一下子想同時獵到兩隻兔子。就鮑氏言，生活的所有意趣即在於追尋一群群豐富的經驗。